



搜神後記卷一

晉陶潛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丁令威本遼東人學道于靈虛山後化鶴歸遼
集城門華表柱時有少年舉弓欲射之鶴乃
飛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
千年今始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冢
壘壘遂高上冲天今遼東諸丁云其先世有
升仙者但不知名字耳

嵩高山北有大穴莫測其深百姓歲時遊觀晉

搜神後記卷一

一

初嘗有一人誤墮穴中同輩冀其儻不死投
食于穴中墜者得之爲尋穴而行計可十餘
日忽然見明又有草屋中有二人對坐圍碁
局下有一杯白飲墜者告以飢渴碁者曰可
飲此遂飲之氣力十倍碁者曰汝欲停此否
墜者不願停碁者曰從此西行有天井其中
多蛟龍但投身入井自當出若餓取井中物
食墜者如言半年許乃出蜀中歸洛下問張
華華曰此仙館大夫所飲者玉漿也所食者

龍穴石髓也

會稽剡縣民袁相根碩二人獵經深山重嶺甚多見一羣山牟六七頭逐之經一石橋甚狹而峻牟去根等亦隨渡向絕崕崕正赤壁立名曰赤城上有水流下廣狹如匹布剡人謂之瀑布牟徑有山穴如門豁然而過既入內甚平敞草木皆香有一小屋二女子住其中年皆十五六容色甚美著青衣一名瑩珠一名

見二人至忻然云早望汝來遂爲室

搜神後記卷一

二

家忽二女出行云復有得壻者往慶之曳履於絕巖上行琅琅然二人思歸潛去歸路二女追還已知乃謂曰自可去乃以一腕囊與根等語曰慎勿開也於是乃歸後出行家人開視其囊囊如蓮花一重去一重復至五蓋中有小青鳥飛去根還知此悵然而已後根於田中耕家依常餉之見在田中不動就視但有殼如蟬蛻也

滎陽人姓何忘其名有名聞士也荊州辟爲別

駕不就隱遁養志常至田舍人收穫在場上
忽有一人長丈餘蕭疎單衣角巾來詣之翩
翩舉其兩手並舞而來語何云君曾見韶舞
不此是韶舞且舞且去何尋逐徑向一山山
有穴纔容一人其人命入穴何亦隨之入初
甚急前輒閒曠便失人見有良田數十頃何
遂墾作以爲世業子孫至今賴之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遠近
忽逢桃花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華鮮美

搜神後記卷一

三

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

漁人姓黃
名道真

復前行欲

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彷彿
若有光便捨舟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
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曠空屋舍儼然有良
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男女
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髻並怡然自樂見漁
人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爲設酒
殺雞作食村中人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
先世避秦難率妻子邑人至此絕境不復出

焉遂與外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
魏晉此人一一具言所聞皆爲歎惋餘人各
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
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旣出得其船便扶向
路處處誌之及郡乃請太守說如此太守劉
歆卽遣人隨之往尋向所誌不復得焉

南陽劉麟之字子驥好遊山水嘗採藥至衡山
深入忘反見有一澗水水南有二石圜一閉
一開水深廣不得渡欲還失道遇伐弓人問
徑僅得還家或說圜中皆仙方靈藥及諸雜
物麟之欲更尋索不復知處矣

長沙醴陵縣有小水有二人乘船取樵見岸下
土穴中水逐流出有新斫木片逐流下深山
中有人跡異之乃相謂曰可試如水中看何
由爾一人便以笠自障入穴穴纔容人行數
十步便開明朗然不異世間

平樂縣有山臨水巖間有兩目如人眼極大瞳

始興機山東有兩巖相向如鴟尾石室數十所
經過皆聞有金石絲竹之響

中宿縣有貞女峽峽西岸水際有石如人形狀
似女子是曰貞女父老相傳秦世有女數人
取鰥于此遇風雨晝昏而一女化爲此石

臨城縣南四十里有蓋山百許步有姑舒泉昔
有舒女與父析薪於此泉女因坐牽挽不動
乃還告家比還唯見清泉湛然女母曰吾女
好音樂乃作弦歌泉涌洄流有朱鯉一雙今
人作樂嬉戲泉故涌出

搜神後記卷二

晉陶潛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吳舍人名猛字世雲有道術同縣鄒惠政迎猛
夜於家中庭燒香忽有虎來抱政兒超籬去
猛語云無所苦須臾當還虎去數十步忽然
復送兒歸政遂精進乞爲好道士猛性至孝
小兒時在父母傍臥時夏日多蚊垂而終不
搖扇同宿人覺問其故答云懼蚊去去嗜我
父母爾及父母終行服墓次蜀賊縱暴焚燒
邑屋發掘墳壠民人迸竄猛在墓側號慟不
去賊爲之感愴遂不犯

搜神後記卷二

一

富山還在桓宣武座有言及左元放
爲曹公致鱸魚者允便云此可得爾求大瓮
盛水朱書符投水中俄有一鯉魚鼓鬣水中
錢塘杜子恭有秘術嘗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
子恭曰當卽相還耳旣而刀主行至嘉興有
魚躍入船中破魚腹得瓜刀

太興中衡陽區純作鼠市四方丈餘開四門門

有一木人縱四五鼠于中欲出門木人輒以手推之

晉大司馬桓溫字元子末年忽有一比丘尼失其名來自遠方投溫爲檀越尼才行不恆溫甚敬待居之門內尼每浴必至移時溫疑而窺之見尼裸身揮刀破腹出臟斷截身首支分齋切溫怪駭而還及至尼出浴室身形如常溫以實問尼答曰若逐凌君上形當如之時溫方謀問鼎聞之悵然故以戒懼終守臣節尼後辭去不知所在

沛國有一士人姓周同生三子年將弱冠皆有聲無言忽有一客從門過因乞飲聞其兒聲問之曰此是何聲答曰是僕之子皆不能言客曰君可還內省過何以致此主人異其言知非常人良久出云都不憶有罪過客曰試更思幼時事入內食頃出語客曰記小兒時當牀上有燕巢中有三子其母從外得食哺三子皆出口受之積日如此試以指內巢中

燕雛亦出口承受因取三薺茨各與食之既而皆死母還不見子悲鳴而去昔有此事今實悔之客聞言遂變爲道人之容曰君既自知悔罪今除矣言訖便聞其子言語周正忽不見此道人

天竺人佛圖澄永嘉四年來洛陽善誦神呪後使鬼神腹傍有一孔常以絮塞之每夜讀書則拔絮孔中出光照于一室平旦至流水側從孔中引出五臟六腑洗之訖還內腹中

天搜神後記卷二

三

石虎鄴中有一胡道人知呪術乘驢作估客于外國深山中行下有絕澗窅然無底忽有惡鬼偷牽此道人驢下入絕澗道人尋跡呪誓呼諸鬼王須臾卽驢物如故

曇遊道人清苦沙門也刻縣有一家事蠱人噉其食飲無不吐血死遊嘗詣之主人下食遊依常呪願一雙蜈蚣長尺餘便於盤中跳走遊便飽食而歸安然無他

高悝家有鬼怪言語呵叱投擲內外不見人形

或器物自行再三發火巫祝厭効而不能絕
適值幸靈乃要之至門見符索甚多並取焚
之惟據軒小坐而去其夕鬼怪卽絕

趙固常乘一匹赤馬以戰征甚所愛重常繫所
住齋前忽腹脹少時死郭璞從北過因往詰
之門吏云將軍好馬甚愛惜今死盛懊惋璞
便語門吏云可入通道吾能活此馬則必見
我門吏聞之驚喜卽啓固固踊躍令門吏走
往迎之始交寒温便問卿能活我馬乎璞曰

天搜神後記卷二

四

我可活爾固忻喜卽問須何方術璞云得卿
同心健兒二三十人皆令持竹竿于此東行
三十里當有丘陵林樹狀若社廟有此者便
當以竹竿攪擾打拍之當得一物便急持歸
旣得此物馬便活矣於是左右驍勇之士五
十人使去果如璞言得大叢林有一物似猴
而非走出人共逐得便抱持歸此物遙見死
馬便跳梁欲往璞令放之此物便自走往馬
頭間噓吸其鼻良久馬起噴奮奔迅便不見

此物固厚貲給璞得過江左

王文獻曾令郭璞筮已一年吉凶璞曰當有小
不吉利可取廣州二大髡盛水置床張二角
名曰鏡好以厭之至某時撒髡去水如此其
災可消至日忘之尋失銅鏡不知所在後撒
去水乃見所失鏡在於髡中髡口數寸鏡大
尺餘王公復令璞筮鏡髡之意璞云撒髡遠
期故至此妖邪魅所爲無他故也使燒車轄
而鏡立出

中興初郭璞每自爲卦知其凶終嘗行經建康
柵塘逢一趨步少年甚寒便牽住脫絲布袍
與之其人辭不受璞曰但取後自當知其人
受而去及當死果此人行刑傍人皆爲求屬
璞曰我託之久矣此人爲之歔歔哽咽行刑
旣畢此人乃說

高平郗超字嘉賓年二十餘得重病廬江杜不
愆少就外祖郭璞學易卜頗有經驗超令試
占之卦成不愆曰案卦言之卿所恙尋愈然

宜于東北三十里上官姓家索其所養雄雉籠而絆之置東簷下却後九日景午日午時必當有野雌雉飛來與交合既畢雙飛去若如此不出二十日病都除又是休應年將八十位極人臣若但雌逝雄留者病一周方差年半八十名位亦失超時正羸篤慮命在旦夕笑而答曰若保八十之半便有餘矣一周病差何足爲淹然未之信或勸依其言索雉果得至景午日超臥南軒之下觀之至日晏果有雌雉飛入籠與雄雉交而去雄雉不動超歎息曰管郭之竒何以尚此超病逾年乃起至四十卒於中書郎

搜神後記卷三

晉陶潛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程咸

一作程武

字咸休其母始懷咸夢老公投藥與

之服此當生貴子晉武帝時歷位至侍中有
名于世

袁真在豫州遣女妓紀陵送阿薛阿郭阿馬三
妓與桓宣武既至經時三人半夜共出庭前
月下觀望有銅瓮水在其側忽見一流星夜
從天直墮瓮中驚喜共視忽如二寸火珠沉

搜神後記卷三

一

西

於水底炯然明淨乃相謂曰此吉祥也當誰
應之於是薛郭二人更以瓢杓接取並不得
阿馬最後取星正入瓢中便飲之既而若有
感焉俄而懷桓玄玄雖篡位不終而數年之
中榮貴極矣

臨淮公荀序字休玄母華夫人憐愛過常年十
歲從南臨歸經青草湖時正帆風駛序出塞
郭忽落水比得下帆已行數十里洪波淼漫
母撫膺遠望少頃見一掘頭船漁父以楫棹

船如飛載序還之云送府君還荀後位至常伯長沙相故云府君也

廬陵巴丘人文晁

一作周晁

者世以田作爲業年常

田數十頃家漸富晉太元初秋收已過刈穫都畢明旦至田禾悉復滿湛然如初即便更穫所獲盈倉於此遂爲巨富

上虞魏全家在縣北忽有一人著孝子服皂笠手中掩口來詣全家語曰君有錢一千萬銅器亦如之大柳樹錢在其下取錢當得爾於

搜神後記卷三

二

再

君家大不吉僕尋爲君取此便去自爾出三十年遂不復來全家亦不取錢

元嘉元年建安郡山賊百餘人破郡治抄掠百姓資產子女遂入佛圖搜掠財寶先是諸供養具別封置一室賊破戶忽有蜜蜂數萬頭從衣籠出同時噬螫羣賊身百腫痛眼皆盲合先諸所掠皆棄而走

蔡裔有勇氣聲若雷震嘗有二偷兒入室裔拊牀一呼二盜俱隕

昔有一人與奴同時得腹痕病治不能愈奴既死乃剖腹視之得一白鱉赤眼甚鮮明乃試以諸毒藥澆灌之并內藥於鱉口悉無損動乃係鱉於床脚忽有一客來看之乘一白馬既而馬溺濺鱉鱉乃惶駭欲疾走避溺因繫之不得去乃縮藏頭頸足焉病者察之謂其子曰吾病或可以救矣乃試取白馬溺以灌鱉上須臾便消成數升水病者乃頓服升餘白馬溺病豁然愈

太尉郗鑒字道徽鎮丹徒曾出獵時二月中蕨

始生有一甲士折食一莖即覺心中淡淡

或作

潭潭欲吐因歸乃成心腹疼痛經半年許忽大

吐吐出一赤蛇長尺餘尚活動搖乃掛著屋

簷前汁稍稍出蛇漸焦小經一宿視之乃是

一莖蕨猶昔之所食病遂除差

桓宣武時有一督將因時行病後虛熱更能飲

復茗必一斛二斗乃飽纔減升合便以爲不

足非復一日家貧後有客造之正遇其飲復

茗亦先聞世有此病仍令更進五升乃大吐
有一物出如升大有口形質縮縐狀如牛肚
客乃令置之於盆中以一斛二斗複茗澆之
此物翁之都盡而止覺小脹又加五升便悉
混然從口中涌出既吐此物其病遂差或問
之此何病荅云此病名斛二或瘕作茗

桓哲字明期居豫章時梅玄龍爲太守先已病
矣哲往省之語梅云吾昨夜忽夢見作卒迎
卿來作泰山府君梅聞之愕然曰吾亦夢見

卿爲卒着喪衣來迎我經數日復同夢如前
云二十八日當拜二十二十七日晡時桓忽中
惡腹滿就梅索醫梅聞便令作凶具二
十七日桓便亡二十八日而梅卒

平原華歆字子魚爲諸生時常宿人門外主人
婦夜產有頃兩吏來請其門便相向辟易欲
退却相謂曰公在此因踟躕良久一吏曰籍
當定柰何得住乃前向子魚拜相將入出並
行共語曰當與幾歲一人云當與三歲天明

子魚去後欲驗其事至三歲故往視兒消息
果三歲已死乃自喜曰我固當公後果爲太
尉

宋時有一人忘其姓氏與婦同寢天曉婦起出
後其夫尋亦出外婦還見其夫猶在被中眠
須臾奴子自外來云郎求鏡婦以奴詐乃指
床上以示奴奴云適從郎聞來於是白馳其
夫夫大愕便入與婦共視被中人高枕安寢
正是其形了無一異慮是其神魂不敢驚動
乃共以手徐徐撫床遂冉冉入席而滅夫婦
惋怖不已少時夫忽得疾性理乖錯終身不
愈

董壽之被誅其家尚未知妻夜坐忽見壽之居
其側歎息不已妻問夜間何得而歸壽之都
不應答有頃出門繞雞籠而行籠中雞驚叫
妻疑有異持火出戶視之見血數升而壽之
失所在遂以告姑因與大小號哭知有變及

晨果得凶問

宋時有諸生遠學其父母燃火夜作兒忽至前
歎息曰今我但魂爾非復生人父母問之兒
曰此月初病以今日某時亡今在瑯邪任子
成家明日當殮來迎父母父母曰去此千里
雖復顛倒那得及汝兒曰外有車乘但乘之
自得至矣父母從之上車忽若睡比雞鳴已
至所在視其駕乘但魂車木馬遂與主人相
見臨兒悲哀問其疾消息如言

搜神後記卷四

晉陶潛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晉時東平馮孝將爲廣州太守兒名馬子年二十餘獨臥廡中夜夢見一女子年十八九言我是前太守北海徐玄方女不幸蚤亡亡來今已四年爲鬼所枉殺案生錄當八十餘聽我更生要當有依馬子乃得生活又應爲君妻能從所委見救活不馬子答曰可爾乃與馬子剋期當出至期日床前地頭髮正與地

搜神後記卷四

一

平令人掃去則愈分明始悟是所夢見者遂屏除左右人便漸漸額出次頭面出又次肩項形體頓出馬子便令坐對榻上陳說語言竒妙非常遂與馬子寢息每誠云我尚虛爾卽問何時得出答曰出當得本命生日尚未至遂往廡中言語聲音人皆聞之女計生日至乃具教馬子出已養之方法語畢辭去馬子從其言至日以丹雄雞一隻黍飴一盤清酒一升醖其喪前去廡十餘步祭訖掘棺出

開視女身體貌全如故徐徐抱出著氈帳中
唯心下微煖口有氣息令婢四人守養護之
常以青竿乳汁瀝其兩眼漸漸能開口能咽
粥旣而能語二百日中持杖起行一期之後
顏色肌膚氣力悉復如常乃遣報徐氏上下
盡來選吉日下禮聘爲夫婦生二兒一女長
男字元慶永嘉初爲秘書郎中小男字敬度
作太傅掾女適濟南劉子彥徵士延世之孫
云

干寶字令升其先新蔡人父瑩有嬖妾母至妬
寶父葬時因生推婢著藏中寶兄弟年小不
之審也經十年而母喪開墓見其妾伏棺上
衣服如生就視猶煖漸漸有氣息輿還家終
日而蘇云寶父常致飲食與之寢接恩情如
生家中吉凶輒語之校之悉驗平復數年後
方卒寶兄嘗病氣絕積日不冷後遂寤云見
天地間鬼神事如夢覺不自知死

晉太元中北地人陳良與沛國劉舒友善又與

同郡李焉共爲商賈後大得利焉殺良取物
死十許日良忽蘇活得歸家說死時見友人
劉舒舒久已亡謂良曰去年春社日祠祀家
中鬪爭吾實忿之作一咒於庭前卿歸豈能
爲我說此耶良故往報舒家其怪亦絕乃詣
官疏李焉而伏罪

襄陽李除中時氣死其婦守尸至於三更崛然
起坐搏婦臂上金釧甚遽婦因助脫旣手執
之還死婦伺察之至曉心中更煖漸漸得蘇
旣活云爲吏將去比伴甚多見有行貨得免
者乃許吏金釧吏令還故歸取以與吏吏得
釧便放令還見吏取釧去後數日不知猶在
婦衣內婦不敢復著依事呪埋

鄭茂病亡殯殮訖未得葬忽然婦及家人夢茂
云已未應死偶悶絕爾可開棺出我燒車釭
以熨頭頂如言乃活

晉時武都太守李仲文在郡喪女年十八權假
葬郡城北有張世之代爲郡世之男字子長

年二十侍從在廐中夜夢一女年可十七八
顏色不常自言前府君女不幸早亡會今當
更生心相愛樂故來相就如此五六夕忽然
晝見衣服薰香殊絕遂爲夫妻寢息衣皆有
汚如處女焉後仲文遣婢視女墓因過世之
婦相聞入廐中見此女一隻履在子長牀下
取之啼泣呼言發冢持履歸以示仲文仲文
驚愕遣問世之君兒何由得亡女履耶世之
呼問兒具道本末李張並謂可怪發棺視之
女體已生肉姿顏如故右脣有履左腳無也
自爾之後遂死肉爛不復恨之心當復
何言涕泣而別

魏時尋陽縣北山中蠻人有術能使人化作虎

毛色爪牙悉如真虎鄉人

鄉字上一
多餘字

周眡有

一奴使入山伐薪奴有婦及妹亦與俱行旣

至山奴語二人云汝且上高樹視我所爲如
其言旣而入草須臾見一大黃斑虎從草中

出奮迅吼喚甚可畏怖二人大駭良久還草

中少時復還爲人語二人云歸家慎勿道後
遂向等輩說之周尋復知乃以醇酒飲之令
熟醉使人解其衣服及身體事事詳悉了無
他異唯於髻髮中得一紙畫作大虎虎邊有
符周密取錄之奴旣醒喚問之見事已露遂
具說本末云先嘗于蠻中告雜有蠻師云有
此術乃以三尺布數升米糶一赤雄雞一升
酒授得此法

搜神後記卷五

晉陶潛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晉安帝時侯官人謝端少喪父母無有親屬爲鄰人所養至年十七八恭謹自守不履非法始出居未有妻鄰人共愍念之規爲娶婦未得端夜臥早起躬耕力作不舍晝夜後於邑下得一大螺如三升壺以爲異物取以歸貯甕中畜之十數日端每早至野還見其戶中有飶飲湯火如有人爲者端謂鄰人爲之惠

搜神後記卷五

一

也數日如此便往謝鄰人鄰人曰吾初不爲是何見謝也端又以鄰人不喻其意然數爾如此後更實問鄰人笑曰卿已自取婦密著室中炊爨而言吾爲之炊耶端默然心疑不知其故後以雞鳴出去平早潛歸於籬外竊窺其家中見一少女從甕中出至竈下燃火端便入門徑至甕所視螺但見女乃到竈下問之曰新婦從何所來而相爲炊女大惶惑欲還甕中不能得去答曰我天漢中白水素

女也天帝哀卿少孤恭慎自守故使我權爲
守舍炊烹十年之中使卿居富得婦自當還
去而卿無故竊相窺掩吾形已見不宜復留
當相委去雖然爾後自當少差勤於田作漁
採治生留此殼去以貯米穀常可不乏端請
留終不肯時天忽風雨翕然而去端爲立神
座時節祭祀居常饒足不致大富耳於是鄉
人以女妻之後仕至今長云今道中素女祠
是也

晉太康中謝家沙門竺曇遂年二十餘白晢端
正流俗沙門常行經清溪廟前過因入廟中
看暮歸夢一婦人來語云君當來作我廟中
神不復久曇遂夢問婦人是誰婦人云我是
清溪廟中姑如此一月許便病臨死謂同學
年少曰我無福亦無大罪死乃當作清溪廟
神諸君行便可過看之旣死後諸年少道人
詣其廟旣至便靈語相勞問聲音如昔時臨
去云久不聞唄聲思一聞之其伴慧覲便爲

作明訖其神猶唱讚語云岐路之訣尚有懷
愴况此之乖形神分散窮冥之歎情何可言
旣而歔歔不自勝諸道人等皆爲流涕

王導子悅爲中書郎導夢人以百萬錢買悅導
潛爲祈禱者備矣尋掘地得錢百萬意甚惡
之一一皆藏閉及悅疾篤導憂念特至積日
不食忽見一人形狀甚偉被甲持刀問是何
人曰僕蔣侯也公兒不佳欲爲請命故來爾
公勿復憂導因與之食遂至數升食畢勃然

搜神後記卷五

三

謂導曰中書命盡非可救也言訖不見悅亦
殞絕

會稽鄧

音衍

縣東野有女子姓吳字望子路忽見

一貴人儼然端坐即蔣侯象也因擲兩橘與
之數數形見遂隆情好望子心有所欲輒空
中得之常思鱠一雙鯉自空而至

孫恩作逆時吳興分亂一男子忽急突入蔣侯
廟始入門木像彎弓射之卽卒行人及守廟
者無不皆見

晉太元中樂安高衡爲魏郡太守成石頭其孫
雅之在廐中云有神來降自稱白頭公拄杖
光輝照屋白頭公白玉也與雅之輕舉宵行暮至京
口來還後雅之父子爲桓玄所殺

永和中義興人姓周出都乘馬從兩人行未至
村日暮道邊有一新草小屋一女子出門年
可十六七姿容端正衣服鮮潔望見周過謂
曰日已向暮前村尚遠臨賀詎得至周便求
寄宿此女爲燃火作食向一更中聞外有小

搜神後記卷五

四

兒喚阿香聲女應諾尋云官喚汝推雷車女
乃辭行云今有事當去夜遂大雷雨向曉女
還周旣上馬看昨所宿處止見一新冢冢口
有馬屎及餘草周甚驚惋後五年果作臨賀

太守

豫章人劉廣

劉或作王

年少未婚至田舍見一女子

云我是何參軍女年十四而天爲西王母所
養使與下土人交廣與之纏綿其日於席下
得手巾裹雞舌香其母取巾燒之乃是火浣

布

桓大司馬從南州還拜簡文皇帝陵左右覺其
有異旣登車謂從者曰先帝向遂靈見旣不
述帝所言故衆莫之知但見將拜時頰言臣
不敢而已又問左右殷涓形貌有人答涓爲
人肥短黑色甚醜桓云向亦見在帝側形亦
如此意惡之遂遇疾未幾而薨

搜神後記卷六

晉陶潛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漢時會稽句章人至東野還暮不及至家見路旁小屋燃火因投宿止有一少女不欲與丈夫共宿呼鄰人家女自伴夜共彈箜篌問其姓名女不答彈弦而歌曰連綿葛上藤一綏或作緩復一絙欲知我姓名姓陳名阿登明至東郭外有賣食母在肆中此人寄坐因說昨所見母聞阿登驚曰此是我女近亡葬於郭

外

搜神後記卷六

一

漢時諸暨縣吏吳詳者憚後委頓將投竄深山行至一溪日欲暮見年少女子來衣甚端正女曰我一身獨居又無隣里唯有一孤嫗相去十餘步爾詳聞甚悅便即隨去行一里餘即至女家家甚貧陋爲詳設食至一更竟忽聞一嫗喚云張姑子女應曰喏詳問是誰答云向所道孤獨嫗也二人共寢息至曉雞鳴詳去二情相戀女以紫手巾贈詳詳以布手

巾報之行至昨所應處過溪其夜大水暴溢
深不可涉乃迴向女家都不見昨處但有一
冢爾

廬江箏笛浦浦有大舶覆在水中云是曹公舩
船嘗有漁人夜宿其旁以船繫之但聞箏笛
絃節之聲及香氣氤氳漁人又夢人驅遣云
勿近官船此人驚覺卽移船去相傳云曹公
載數妓船覆於此今猶存焉

盧克獵見獐便射中之隨逐不覺遠忽見一里

六搜神後記卷六

二

門如府舍問鈴下鈴下對曰崔少府府也進
見少府少府語克曰尊府君爲索小女婚故
相迎耳三日婚畢以車送克至家母問之具
以狀對旣與崔別後四年之三月三日克臨
水戲遙見水邊有犢車乃往開車戶見崔女
與三歲兒共載情意如初抱兒還克又與金
錠而別

王伯陽家在京口宅東有大家相傳云是魯肅
墓伯陽婦郗鑒兄女也喪亡王平其冢以葬

後數年伯陽白日在廳事忽見一貴人乘平
肩輿與侍從數百人馬皆浴鐵徑來坐謂伯
陽曰我是魯子敬安冢在此二百許年君何
故毀壞吾冢因顧左右何不舉手左右牽伯
陽下床乃以刀環擊之數百而去登時絕死
良久復蘇被擊處皆發疽潰尋便死一說王
伯陽亡其子營墓得一漆棺移至南岡夜夢
肅怒云當殺汝父尋復夢見伯陽云魯肅與
吾爭墓若不如我不復得還後於靈座褥上
見血數升疑魯肅之故也墓今在長廣橋東

一里

承儉者東莞人病亡葬本縣界後十年忽夜與
其縣令夢云沒故民承儉人今見切明府急
見救令便勅內外裝束作百人仗便令馳馬
往冢上日已向出天忽大霧對面不相見但
聞冢中啾啾破棺聲有二人墳上望霧瞑不
見人往令既至百人同聲大叫收得冢中三
人墳上二人遂得逃走棺未壞令即使人修

復之其夜令又夢儉云二人雖得走民悉誌
之一人面上有青誌如藿葉一人斷其前兩
齒折明府但案此尋覓自得也令從其言追
捕並擒獲

荊州刺史殷仲堪布衣時在丹徒忽夢見一人
自說已是上虞人死亡浮喪飄流江中明日
當至君有濟物之仁豈能見移著高燥處則
恩及枯骨矣殷明日與諸人共江上看果見
一棺逐水流下飄飄至殷坐處令人牽取題
如所夢卽移著岡上醉以酒飮是夕又夢此
人來謝恩

天搜神後記卷六

四一

晉升平中徐州刺史索遜乘船往晉陵會閹發
廻河行數里有人求索寄載云我家在韓冢
腳痛不能行寄君船去四更守至韓冢此人
便去遜遣人牽船過一渡施力殊不便罵此
人曰我數里載汝來徑去不與人牽船欲與
痛手此人便還與牽不覺用力而得渡人便
徑入諸冢間遜疑非人使竊尋看此人經冢

間便不復見須臾復出至一冢呼曰載公有
出應者此人云我向載人船來不與共牽奴
便欲打我今當往報之欲暫借甘羅來載公
曰壞我甘羅不可得此人云無所苦我試之
耳遜聞此卽還船須臾岸上有物來赤如百
斛籬長二丈許徑來向船遜便大呼奴載我
船不與我牽不得痛手方便載公甘羅今欲
擊我我今日卽打壞奴甘羅言訖忽然便失
於是遂進

晉元熙中上黨馮述爲相府吏將假歸虎牢忽
逢四人各持繩及杖來赴述策馬避馬不
肯進四人各捉馬一足倏然便到河上問述
欲渡否述曰水深不測旣無舟楫如何得渡
君正欲見殺爾四人云不相殺當持君赴官
遂復捉馬腳涉河而北述但聞波浪聲而不
覺水垂至岸四人相謂曰此人不淨那得將
去時述有弟喪服深恐鬼離之便當溺水死
乃鞭馬作勢徑得登岸述辭謝曰旣蒙恩德

何敢復煩勞

安豐侯王戎字濬冲瑯邪臨沂人也嘗赴人家
殯殮主人治棺未竟送者悉入廳事上安豐
在車中臥忽見空中有一異物如鳥熟視轉
大漸近見一乘赤馬車一人在中著幘赤衣
手持一斧至地下車徑入王車中迴几容之
謂王曰君神明清照物無隱情亦有事故來
相從然當爲君一言凡人家殯殮葬送苟非
至親不可急往良不獲已可乘赤車令髯奴

六搜神後記卷六

六

御之及乘白馬則可禳之因謂戎君當致位
三公語良久主人內棺當殯衆客悉入此鬼
亦入旣入戶鬼便持斧行棺牆上有一親趨
棺欲與亡人訣鬼便以斧正打其額即倒地
左右扶出鬼於棺上視戎而笑衆悉見鬼持
斧而出

李子豫少善醫方當代稱其通靈許永爲豫州
刺史鎮歷陽其弟得病心腹疼痛十餘年殆
死忽一夜聞屏風後有鬼謂腹中鬼曰何不

速殺之不然李子豫當從此過以示先打汝
汝其死矣腹中鬼對曰吾不畏之及旦許永
遂使人候子豫果來未入門病者自聞中有
呻吟聲及子豫入視曰鬼病也遂於巾箱中
出八毒赤丸子與服之須臾腹中雷鳴彭轉
大利數行遂差今八毒丸方是也

宋元嘉十四年廣陵盛道兒亡託孤女於婦弟
申翼之服闋翼之以其女嫁北鄉嚴齊息寒
門也豐其禮賂始成婚道兒忽空中怒曰吾
喘唾之氣舉門戶以相託何昧利忘義結
婚徵族翼之乃大惶愧

搜神後記卷八

七

晉淮南胡茂回能見鬼
見而不可止後

行至揚州還歷陽城

州祠中正值民將

巫祝祀之至須臾

鬼相叱曰上官來

各迸走出祠去

沙門來入祠中諸

鬼兩兩三三相抱

祠邊草中伺望望見

沙門皆有怖懼須臾

沙門去後諸鬼皆還

祠中回於是信佛益

本傳

有一僮小兒放牛野中伴輩數人見一鬼依草叢草間處設網欲以捕人設網後未竟僮小兒竊取前網仍以罾捕卽縛得鬼

廬江杜謙爲諸暨令縣西山下有一鬼長三丈著赭衣袴在褶在草中拍張又脫褶擲草上作懊惱歌百姓皆看之

會稽朱弼爲國郎中令營立第舍未成而卒同郡謝子木代其事以弼死亡乃簿書多張功費長百餘萬以其賍誣弼而實自入子木夜

搜神後記卷六

八

寢忽聞有人道弼姓字者俄頃而到子木堂前謂之曰卿以枯骨腐專可得誣當以某日夜更典對証言終忽然不見

夏侯綜爲安西叅軍常見鬼騎馬滿道與人無異常與人載行忽牽人語指道上一小兒云此兒正須大病須臾此兒果病殆死其母聞之詰綜綜云無他此兒向於道中擲塗誤中一鬼腳鬼怒故病汝兒爾得以酒飯遺鬼即差毋如言而愈

順陽范啓母喪當葬前母墓在順陽往視之既至而墳壠雜沓難可識別不知何許袁彥仁時爲豫州往看之因云聞有一人見鬼范卽如言令物色覓之比至云墓中一人衣服顏狀如此卽開墓棺物皆爛冢中灰壤深尺餘意甚疑之試令人以足撥灰中土冀得舊物果得一磚銘云范堅之妻然後信之

沙門竺法師會稽人也與北中郎王坦之周旋甚厚每共論死生罪福報應之事茫昧難明

因便共要若有先死者當相報語後經年王於廟中忽見法師來曰貧道以某月日命故罪福皆不虛應若影響檀越惟當勤修道德以升躋神明耳先與君要先死者相報故來相語言訖忽然不見坦之尋亦卒

樂安劉池苟家在夏口忽有一鬼來住劉家初因闇彷彿見形如人著白布袴自爾後數日一來不復隱形便不去喜偷食不以爲患然且難之初不敢呵罵吉翼子者強梁不信鬼

至劉家謂主人曰卿家鬼何在喚來今爲卿
罵之卽聞屋梁作聲時大有客共仰視便紛
紜擲一物下正著翼子面視之乃主人家婦
女褻衣惡猶著焉衆共大笑爲樂吉大慚洗
面而去有人語劉此鬼偷食乃食盡必有形
之物可以毒藥中之劉卽於他家煮治葛取
二升汁密齋還家向夜舉家作粥糜食餘一
甌因瀉葛汁著中置於几上以盆覆之人定
後聞鬼從外來發盆啖糜旣訖便擲破甌走
去須臾間在屋頭吐嗔怒非常便棒打窻戶
劉先已防備與鬪亦不敢入至四更中然後
遂絕

搜神後記卷七

晉陶潛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廬陵巴丘人陳濟者作州吏其婦秦獨在家常
有一丈夫長丈餘儀容端正著絳碧袍采色
炫燿來從之後常相期於一山澗間至於寢
處不覺有人道相感接如是數年比隣人觀
其所至輒有虹見秦至水側丈夫以金瓶引
水共飲後遂有身生而如人多肉濟假還秦
懼見之乃納兒著甕中此丈夫以金瓶與之
令覆兒云兒小未可得將去不須作衣我自
衣之卽與絳囊以裹之令可時出與乳於時
風雨暝晦鄰人見虹下其庭化爲丈夫復少
時將兒去亦風雨暝晦人見二虹出其家數
年而來省母後秦適田見二虹于澗畏之須
臾見丈夫云是我無所畏也從此乃絕

宋元嘉初富陽人姓王於窮濱中作蟹斷旦往
觀之見一材長二尺許在斷中而斷裂開蟹
出都盡乃修治斷出材岸上明往視之材復

在斷中斷敗如前王又治斷出材明晨視所
見如初王疑此材妖異乃取內蟹籠中學頭
擔歸云至家當斧斫燃之未至家二三里聞
籠中倅倅動轉頭顧視見向材頭變成一物
人面猴身一身一足語王曰我性嗜蟹比日
實入水破君蟹斷入斷食蟹相負已爾望君
見恕開籠出我我是山神當相佑助并令斷
得大蟹王曰汝此暴人前後非一罪自應死
此物種類專請包放王迴顧不應物曰君何
姓名我欲知之頻問不已王遂不答去家轉
近物曰既不放我又不告我姓名當復何計
但應就死耳王至家熾火焚之後寂然無復
聲土俗謂之山獠云知人姓名則能中傷人
所以勤勤問王欲害人自免

劉聰僞建元元年正月平陽地震其崇明觀陷
爲池水赤如血赤氣至天有赤龍奮迅而去
流星起於牽牛入紫微龍形委蛇其光照地
落於平陽北十里視之則肉臭聞于平陽長

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肉旁嘗有哭聲晝夜不止數日聰后劉氏產一蛇一獸各害人而走尋之不得頃之見於隕肉之旁俄而劉氏死哭聲自絕

晉中興後譙郡周子文家在晉陵少時喜射獵常入山忽山岫間有一人長五六丈手捉弓

箭箭鏑頭廣二尺許白如霜雪忽出聲喚曰

阿鼠

子文小字

子文不覺應曰嗒此人便牽弓滿

鏑向子文子文便失魂厭伏

搜神後記卷七

三

晉孝武世宣城人秦精常入武昌山中採茗忽遇一人身長丈餘遍體皆毛從山北來精見之大怖自謂必死毛人徑牽其臂將至山曲入大叢茗處放之便去精因採茗須臾復來乃探懷中二十枚橘與精其美異常精甚怪負茗而歸

會稽盛逸常晨興路未有行人見門外柳樹上

有一人長二尺衣朱衣冠冕俯以舌舐樹葉

上露良久忽見逸神意驚遽卽隱不見

宋永初三年謝南康家婢行逢一黑狗語婢云
汝看我背後婢舉頭見一人長三尺有兩頭
婢驚怖返走人狗亦隨婢後至家庭中舉家
避走婢問狗汝來何爲狗云欲乞食爾於是
婢爲設食並食食訖兩頭人出婢因謂狗曰
人已去矣狗曰正已復來良久乃沒不知所
在後家人死喪殆盡

宋襄城李願其父爲人不信妖邪有一宅由來
凶不可居居者輒死父便買居之多年安吉

入搜神後記卷七

四

子孫昌熾爲二千石當徙家之官臨去請會
內外親戚酒食旣行父乃言曰天下竟有吉
凶否此宅由來言凶自吾居之多年安吉乃
得遷官鬼爲何在自今已後便爲吉宅居者
住止心無所嫌也語訖如廁須臾見壁中有
一物如卷席大高五尺許正白便還取刀中
之中斷化爲兩人復橫斫之又成四人便奪
取刀反斫殺李持至坐上斫殺其子弟凡姓
李者必死惟異姓無他願尚幼在抱家內知

變乳母抱出後門藏他家止其一身獲免願
字景真位至湘東太守

宋王仲文爲河南郡主簿居緱氏縣北得休因
晚行澤中見車後有白狗仲文甚愛之欲取
之忽變形如人狀似方相目赤如火嗟牙吐
舌甚可憎惡仲文大怖與奴共擊之不勝而
走告家人合十餘人持刀捉火自來視之不
知所在月餘仲文忽復見之與奴並走未到
家伏地俱死

搜神後記卷八

晉陶潛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王機爲廣州刺史入厠忽見二人著烏衣與機相揖良久擒之得二物如烏鴨以問鮑靚靚曰此物不祥機焚之徑飛上天尋誅死

晉義熙中烏傷葛輝夫在婦家宿三更後有兩人把火至堦前疑是凶人往打之欲下杖悉變成蝴蝶續紛飛散有衝輝夫腋下便倒地少時死

搜神後記卷八

一

諸葛長民富貴後常一月中輒十數夜眠中驚起跳踉如與人相打毛修之嘗與同宿見之驚愕問其故答曰正見一物甚黑而有毛腳不分明竒健非我無以制之也後來轉數屋中柱及椽桷間悉見有蛇頭令人以刃懸斫應刃隱藏去輒復出又擣衣杵相與語如人聲不可解於壁見有巨手長七八尺臂大數圍令斫之忽然不見未幾伏誅

新野庾謹母病兄弟三人悉在侍疾白日常燃

火忽見帳帶自卷自舒如此數四須臾間床
前聞狗聲異常舉家共視了不見狗見一死
人頭在地頭猶有髮兩眼尚動甚可憎惡其
家怖懼乃不持出門卽於後園中瘞之明日
往視乃出土上兩眼猶爾卽又埋之後日復
出乃以塶頭合埋之遂不復出他日其母便
亡

王綏字彥猷其家夜中梁上無故有人頭墮于
床而流血滂沱俄拜荊州刺史坐父愉之謀

大搜神後記卷八

與弟納並被誅

晉永嘉五年張

一作高

榮爲高平戍邏主時曹嶷

賊寇離亂人民皆塢壘自保固見山中火起
飛埃絕焰十餘丈樹顛火焱響動山谷又聞
人馬鎧甲聲謂嶷賊上人皆惶恐並戒嚴出
將欲擊之乃引騎到山下無有人但見碎火
來曬人袍鎧馬毛鬣皆燒於是軍人走還明
日往視山中無燃火處惟見燭燄百頭布散

在山中

新野趙貞家園中種葱未經袖拔忽一日盡縮
入地後經歲餘貞之兄弟相次分散

吳聶友字文悌豫章新淦

古音切

人少時貧賤常

好射獵夜照見一白鹿射中之明尋蹤血既
盡不知所在且已飢困便臥一梓樹下仰見
射箭著樹枝上視之乃是昨所射箭惟其如
此於是還家質糧率子弟持斧以伐之樹微
有血遂裁截爲板二枚牽著陂塘中板常沉
沒然時復浮出出家輒有吉慶每欲迎賓客

搜神後記卷八

三

常乘此板忽於中流欲沒客大懼友呵之還
復浮出仕宦大如願位至丹陽太守在郡經
年板忽隨至石頭外司白云濤中板入石頭
來友驚曰板來必有意卽解職歸家下船便
閉戶二板挾兩邊一日卽至豫章爾後板出
便反爲凶禍家大輒訶今新淦北二十里餘
曰封溪有聶友截梓樹板濤牂柯處有梓樹
今猶存乃聶友向月所裁枝葉皆向下生

搜神後記卷八

搜神後記卷九

晉陶潛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錢塘人姓杜船行時大雪日暮有女子素衣來岸上杜曰何不入船遂相調戲杜閣船載之後成白鷺飛去杜惡之便病死

丹陽人沈宗在縣治下以下爲業義熙中左將軍檀侯鎮姑熟好獵以格虎爲事忽有一人著皮袴乘馬從一人亦著皮袴以紙裹十餘錢來詣宗卜云西去覓食好東去覓食好宗

天搜神後記卷九

爲作卦卦成告之東向吉西向不利因就宗乞飲內口著甌中狀如牛飲既出東行百餘步從者及馬皆化爲虎自此以後虎暴非常晉升平中有人入山射鹿忽墮一坎窅然深絕內有數頭熊子須臾有一大熊來瞪視此人謂必以害已良久出藏果分與諸子末後作一分置此人前此人飢甚於是冒死取啖之既而轉相狎習熊母每旦出覓果食還輒分此人賴以延命熊子後大其母一一負之

而出子既盡人分死坎中窮無出路熊母尋復還入坐人邊人解其意便抱熊足於是躍出竟得無他

淮南陳氏於田中種豆忽見二女子姿色甚美著紫纈襦青裙天雨而衣不濕其壁先掛一銅鏡鏡中見二鹿遂以刀斫獲之以爲脯

晉太元中丁零王翟昭後宮養一獼猴在妓女房前前後妓女同時懷妊各產子三頭出便跳躍昭方知是猴所爲乃殺猴及子妓女同時號哭昭問之云初見一年少著黃練單衣白紗恰甚可愛笑語如人

會稽句章民張然滯役在都經年不得歸家有少婦無子惟與一奴守舍婦遂與奴私通然在都養一狗甚快名曰烏龍常以自隨後假歸婦與奴謀欲得殺然然及婦作飯食共坐下食婦語然與君當大別離君可強笑然未得噉奴已張弓拔矢當戶須然食畢然涕泣不食乃以盤中肉及飴擲狗祝曰養汝數年

吾當將死汝能救我否初得食不啖惟注睛
舐脣視奴然亦覺之奴催食轉急然決計拍
膝大呼曰烏龍與手狗應聲傷奴奴失刀杖
倒地狗咋其陰然因取刀殺奴以婦付縣殺
之

晉太和中廣陵人楊生養一狗甚愛憐之行止
與俱後生飲酒醉行大澤草中眠不能動時
方冬月燎原風勢極盛狗乃周章號喚生醉
不覺前有一坑水狗便走往水中還以身灑

搜神後記卷九

三

生左右草上如此數次周旋跬步草皆沾濕
火至免焚生醒方見之爾後生因暗行墮于
空井中狗呻吟徹曉有人經過惟此狗向井
號往視見生生曰君可出我當有厚報人曰
以此狗見與便當相出生曰此狗曾活我已
死不得相與餘卽無惜人曰若爾便不相出
狗因下頭目井生知其意乃語路人云以狗
相與人卽出之繫之而去却後五日狗夜走

歸

晉穆哀之世領軍司馬濟陽蔡詠家狗夜輒羣
衆相吠往視便伏後日使人夜伺有一狗著
黃衣白帽長五六尺衆狗共吠之尋迹定是
詠家老黃狗卽打殺之吠乃止

代郡張平者苻堅時爲賊帥自號并州刺史養
一狗名曰飛鷲形若小驢忽夜上廳事屋上
行行聲如平常未經年果爲鮮卑所逐敗走
降苻堅未幾便死

太叔王氏後娶庾氏女年少色美王年六十常

搜神後記卷九

四

宿外婦深無忻後忽一夕見王還孌婉兼常
晝坐因共食奴從外來見之大驚以白王王
遽入僞者亦出二人交會中庭俱著白帽衣
服形貌如一真者便先舉杖打僞者僞者亦
報打之二人各勅子弟令與手王兒乃突前
痛打是一黃狗遂打殺之王時爲會稽府佐
門士云恒見一老黃狗自東而來其婦大恥
病死

林慮山下有一亭人每過此宿者輒病死云嘗

有十餘人男女雜合衣或白或黃輒蒲博相戲時有郅伯夷者宿于此亭明燭而坐誦經至中夜忽有十餘人來與伯夷並坐蒲博伯夷密以燭照之乃是羣犬因執燭起陽誤以燭燒其衣作燃毛氣伯夷懷刀捉一人刺之初作人喚遂死成犬餘悉走去

顧需者吳之豪士也曾送客于昇平亭時有一沙門在座是流俗道人主人欲殺一羊羊絕繩便走來投入此道人膝中穿頭向袈裟下

入搜神後記卷九

五

道人不能救卽將去殺之旣行炙主人便先割以噉道人道人食炙下喉覺炙行走皮中毒痛不可忍呼醫來針之以數針貫其炙炙猶動搖乃破出視之故是一臠肉耳道人於此得疾遂作羊鳴吐沫還寺少時卒

吳郡顧旃獵至一崗忽聞人語聲云咄咄今年衰乃與衆尋覓崗頂有一窠是古時冢見一老狐蹲冢中前有一卷簿書老狐對書屈指有所計校乃放犬昨殺之取視簿書悉是姦

人女名已經姦者乃以朱鈎頭所疏名有百數旃女正在簿次

襄陽習鑿齒字彥威爲荊州主簿從桓宣武出獵時大雪於江陵城西見草上雪氣出伺觀見一黃物射之應箭死往取乃一老雄狐腳上帶絳綾香囊

宋酒泉郡每太守到官無幾輒死後有渤海陳斐見授此郡憂恐不樂就卜者占其吉凶卜者曰遠諸侯放伯裘能解此則無憂斐不解

此語答曰君去自當解之斐旣到官侍醫有張侯直醫有王侯卒有史侯董侯等斐心悟曰此謂諸侯乃遠之卽臥思放伯裘之義不知何謂至夜半後有物來斐被上斐覺以被冒取之物遂跳踉旬旬作聲外人聞持火入欲殺之魅乃言曰我實無惡意但欲試府君耳能一相赦當深報君恩斐曰汝爲何物而忽干犯太守魅曰我本千歲狐也今變爲魅垂化爲神而正觸府君威怒甚遭困厄我字

伯裘若府君有急難但呼我字便當自解斐
乃喜曰真放伯裘之義也卽便放之小開被
忽然有光赤如電從戶出明夜有敲門者斐
問是誰答曰伯裘問來何爲答曰白事問白
何事答曰北界有賊奴發也斐按發則驗每
事先以語斐於是境界無毫髮之奸而咸曰
聖府君後經月餘主簿李音共斐侍婢私通
旣而惧爲伯裘所白遂與諸侯謀殺斐伺傍
無人便與諸侯持杖直入欲格殺之斐惶怖

搜神後記卷九

七

卽呼伯裘求救我卽有物如伸一足絳割然
作声音侯伏地失魂乃以次縛取考詢皆服
云斐未到官音已惧失权與諸侯謀殺斐會
諸侯見斥事不成斐卽殺音等伯裘乃謝斐
曰未及白音姦情乃爲府君所召雖效微力
猶用慚惶後月餘與斐辭曰今後當上天去
不得復與府君相往來也遂去不見

搜神後記卷十

晉陶潛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長沙有人忘其姓名家住江邊有女子渚次澣衣覺身中有異後不以爲患遂姪身生三物皆如鱖音提魚女以已所生甚憐異之乃著澡盤水中養之經三月此物遂大乃是蛟子各有字大者爲當洪次者爲破阻小者爲撲岸天暴雨水三蛟一時俱去遂失所在後天欲雨此物輒來女亦知其當來便出望之蛟子亦舉頭望母良久方去經年後女亡三蛟子一時俱至墓所哭之經日乃去聞其哭聲狀如狗嗥

搜神後記卷十

二

五

安城平都縣尹氏居在郡東十里日黃村尹佃舍在焉元嘉二十三年六月中尹兒年十三守舍見一人年可二十許騎白馬張繖及從者四人衣並黃色從東方而來至門呼尹兒來暫寄息因入舍中庭下坐床一人捉繖覆之尹兒看其衣悉無縫馬五色斑似鱗甲而

無毛有頃雨氣至此人上馬去迴顧尹兒曰
明日當更來尹兒觀其去西行躡虛而漸升
須臾雲氣四合白晝爲之晦暝明日大水暴
出山谷沸涌丘壑森漫將淹尹舍忽見大蛟
長三丈餘盤屈庇其舍焉

武昌虬山有龍穴居人每見神虬飛翔出入歲
旱禱之卽雨後人築塘其下曰虬塘

吳興人章苟者五月中於田中耕以飢置菰裏
每晚取食飢亦已盡如此非一後伺之見一

搜神後記卷十

二

夫蛇偷食苟遂以鉞斫之蛇便走去苟逐之
至一坂有穴便入穴但聞啼聲云斫傷我某
甲或言當何如或云付雷公令霹靂殺奴須
臾雲雨冥合霹靂覆苟上苟乃跳梁大罵曰
天使我貧窮展力耕墾蛇來偷食罪當在蛇
反更霹靂我耶乃無知雷公也雷公若來吾
當以鉞斫汝腹須臾雲雨漸散轉霹靂向蛇
穴中蛇死者數十

吳末臨海人入山射獵爲舍住夜中有一人長

一丈著黃衣白帶徑來謂射人曰我有讐尅
明日當戰君可見助當厚相報射人曰自可
助君耳何用謝爲答曰明日食時君可出溪
邊敵從北來我南往應白帶者我黃帶者彼
射人許之明出果聞岸北有聲狀如風雨草
木四靡視南亦爾唯見三大蛇長十餘丈於
溪中相遇便相盤繞白蛇勢弱射人因引弩
射之黃蛇卽死日將暮復見昨人來辭謝云
住此一年獵明年以去慎勿復來來必爲禍

搜神後記卷十

三

射人曰善遂停一年獵所獲甚多家至巨當
數年後忽憶先所獲多乃忘前言復更往獵
見先白帶人告曰我語君勿復更來不能見
用讐子已大今必報君非我所知射人聞之
甚怖便欲走乃見三烏衣人皆長八尺俱張
口向之射人卽死

元嘉中廣州有三人共入山中伐木忽見石窠
中有二卵大如升取煮之湯始熱便聞林中
如風雨聲須臾有一蛇大十圍長四五丈徑

來於湯中銜卵去三人無幾皆死

晉太元中有士人嫁女於近村者至時夫家遣人來迎女家好遣發又令女乳母送之既至重門累閣擬於王侯廊柱下有燈火一婢子嚴粧直守後房帷帳甚美至夜女抱乳母涕泣而口不得言乳母密于帳中以手潛摸之得一蛇如數圍柱纏其女從足至頭乳母驚走出外柱下守燈婢子悉是小蛇燈火乃是蛇眼

晉咸康中豫州刺史毛寶戍邾城有一軍人於武昌市見人賣一白龜子長四五寸潔白可愛便買取持歸著甕中養之七日漸大近欲尺許其人憐之持至江邊放江水中視其去後邾城遭石季龍攻陷毛寶棄豫州赴江者莫不沉溺於時所養龜人被鎧持刀亦同自殺既入水中覺如墮一石上水裁至腰須臾游出中流視之乃是先所放白龜甲六七尺既抵東岸出頭視此人徐遊而去中江猶回

首視此人而沒

搜神後記卷十終

八搜神後記卷十

五

